



再唱一段思想起 《野溪之歌》

丘秀芷 ◎ 文字工作者



野溪之歌
李潼著/小兵/9605/141頁
21公分/170元/平裝
ISBN 9789867107510/859

◆ 月琴，賴西安與我

李潼（賴西安）的《野溪之歌》這本書，文如其人，幽默、風趣、文字簡約暢順。這本書也如同他的其他少年小說：溫暖，而易讀。較特別的一點是文前的代序是他三弟賴南海所執筆。題目：我的二哥——李潼。

賴家三兄弟名字很有意思：東甫、西安、南海。賴南海教書，也寫一些文章和歌詞。也曾因創作歌詞而得獎，但下筆不若賴西安勤快。

賴西安 1979 年先以本名創作歌詞，很快的，《月琴》、《廟會》傳唱開來。我會認識賴西安，原因是他的歌《月琴》，而不是他的文章。所以文友都叫他筆名：李潼。只有我，習慣連名帶姓叫賴西安，至今和建太

（賴太太）打電話，仍然說賴西安；跟一些共同的好友，如林枝旺、愛亞、劉靜娟等人談起，仍然我說我的賴西安，他們說他們的李潼。

因為只有我常唱賴西安的《月琴》。最初唱《月琴》，並不知道作者是誰，民國 72 年春天，在省新聞處參訪澎湖活動，晚上聯誼會時，我唱這首歌，有個高大年輕的團友走過來，他自我介紹他就是《月琴》的作者，而且說我詮釋得很好，把他的理念表達出來。

就這樣，比我小整整 12 歲，屬蛇的賴西安，從此成爲好友。他住羅東，所以和朋友最好的聯絡方式是寫信。

◆ 多喜悅，少憎恨

賴西安勤於寫信，尤其他有一手好字！所以《野溪之歌》這篇少年小說，從頭到尾，以寫信貫穿全文，很自然，也是必然。

文中主角雖然是兩個小學高年級生「阿建」和「小杰」，但是有一個寫信往來的大表哥。大表哥到牛鬥山上開墾農莊，農莊名

稱「百喜」，這很符合賴西安個人的風格，他眼裡只有諸多喜悅，少有憤恨。「大表哥」這個人物的塑造，有一些賴西安的身影，像文章中介紹大表哥出場：「從小愛幻想」，「他自己作夢也就算了，老爸竟又加勁煽火，幫他去包下那塊山地，開農莊怎麼賺得到錢？」

真實的賴西安——李潼，曾在三十多歲盛年，辭掉教職，專職寫作。一次有位行政單位首長想找他到中央單位工作，薪水很高——大約處長級待遇，透過我邀他，他卻說：「我喜歡羅東鄉下，過我寫作筆耕生活，我不喜歡等因奉此公職生涯，我的個性也做不了！」

◆ 永恆的童心

是啊，他的「百喜農場」就在他那張方桌，他勤於筆耕，除了繼續以筆名寫歌，更勤於以「李潼」之名寫作。以李潼為筆名，那是因為母親姓李，而本名「西安」這地方靠近潼關，他也希望自己有一分永遠的童心，所以取這個筆名。

李潼最初得很多少年小說獎，後來以小說得時報短篇小說獎，又陸續得國家級的許多獎項，甚至得到對岸的宋慶齡兒童文學獎。在朋友中，他得獎最多，但他永遠謙和。

即使和賴西安互動很多，除了知道他有3個男孩，妻子教中學，住羅東，生在花蓮，老家在霧峰，父親早逝，學工科，其餘

的，我不太知道。

讀了《野溪之歌》，看賴南海的代序，才知道賴西安的童年，就一如成年後，有很體面的長相，原來自小即如此。但是母親替人洗衣服辛苦掙錢過日子，仍然一心栽培賴西安。誰知他上小學第一天就不習慣怕生，溜課逃學回家。母親再送回學校他又逃學，母親給予結實的處罰。

中年級碰到老師疼愛，高年級老師的引領，而且，做資源回收的祖父帶回很多舊書，在整理再賣出前，賴西安「截取」一些讀物，埋下他廣闊深遠的文學世界。

原來，貧困的童年與他體面的外貌，高大的身影完全不符合，怪不得李潼筆下，對低層社會大眾，原住民，以及弱勢小民的描敘，多以充滿了幸福的未來為氛圍，沒有絕斷，也不會挾恨。

◆ 人如溪，溪如人

《野溪之歌》最先出場的是兩個小學高年級生小杰和阿建讀大表哥的信。兩個主角個性全然不一樣。阿建魯莽，正義感，愛顧盼自得；小杰則膽小，審慎、理智。

兩人到學校保健室後面「兵家必爭」之地，自強溪旁看信。讀者當然可以猜到所以成兵家必爭之地，也就是校園較僻靜，老師不會巡邏到的地方。他們看信的同時，目睹了3個六年級學生勒索兩個中年級生的金錢，而且事後他們仗義過問中得知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。



李潼巧妙的在二人讀大表哥信中，點出了與現場發生事故看似無關，其實是併在一起發展的內容。

大表哥原不想改變這條溪的原貌：「因為它水質甘甜，溪床曲折起伏。」他甚至誇這條溪的氣質好，韻味不錯。怕人工整治走樣。

他又寫「百喜農莊的這條溪是會唱歌的，歌聲那樣自然，沒有一點裝飾音。」

大表哥信中說：「有一位水土專家稱小溪是野溪，讓我想到沒人管教的野孩子、野狗、野豬、野貓。他還說『這條溪不整治，恐怕後患無窮』。」

信中把一條野溪「人格化」，但也下伏筆，如果大雨來，會把整個農莊園地沖刷光。

如果讀者稍用心想一下，將溪擬人，倒過來，人何嘗不是像野溪，如果成長的過程不去修練，那麼逢到人生的土石流，禍害無限。

文中3個勒索低年級學生金錢的學生，正是缺欠整治，所以習慣性的向低班學生勒索錢，但這錢也入不了自己的口袋，反而被更大的不良分子拿去。

◆ 順應水性，順應人性

李潼在這篇少年小說中，雙線並進，溪和人，溪的故事似乎附在百喜農莊上，其實那才是主軸；至於人，阿建和小杰像是主角，其實是旁觀者，二人一直在看信、寫信

之間往返，然後，其他人物一一出場，勒索者、被勒索者、教練，小流氓、霹靂小組、大表哥、吳技正！有的是三個人（勒索者）一個型；有的是一人一款樣（不肖分子的七爺八爺）。

教練帶小杰、阿建和三個勒索犯——文中後來更改為「算了，不要這樣說他們，知錯能改，就是好漢」，還有其他學生，一行人到牛鬥山，搬石頭整溪時，小杰提出他的問題：「這條溪也沒水，幹麼整它？它現在不是好好的，乖乖的嗎？哪裡有『野啊！』」

吳技正解釋：「到了雨季，它就野了！屆時很慘，而且以後到牛鬥山的人會越來越多，野溪還小若不整治，等長大就不好收拾了！」

阿建也提出他的疑慮：怕動天然的小溪，會破壞自然的景觀。

但吳技正——他有一個很有趣的綽號「五支槍」，他解釋：整治溪有一定程序，基本上順應水性。先安定源頭，改善河床情況，好好疏導溪流等等。

教練由水土保持專家的話領悟：原來帶跆拳道也應該順性誘導。他決定每逢假日帶著精力過盛的孩子們去工作，一方面陶冶性情，另一方面體力能疏導。豈只是「寓教於樂」，更是修性、工作、鍛鍊體魄，也是娛樂並行。

當孩子們累了，工作速度慢下來，也不勉強，大家體認到夠了就行了。

末了阿建還一直不忘自己曾協助教練抓流氓的英勇事蹟，一直要小杰寫細節告訴大表哥，但小杰因為太累了想睡了，最後到底寫了沒，文中沒交待，其實也不用再贅述，因為全篇文章主旨已經出來了。

野溪和少年之間，教練與水土專家，一個個形貌、性情、思想都呈現了。其他的，不管百喜山莊或阿建、小杰、大表哥、金毛高個、油膩矮胖全是烘托出整個主軸的人與物。

李潼文中塑造了野溪的生命力，也帶出了學童的生命力，而成長中的溪也好，人也好，並不是放任不管，更不是歹竹硬雕，而是順勢順性。《野溪之歌》間接說出自然與人之間的互補、互動、甚至互助，也預見了青少年的未來。這篇文章，不只適合孩童閱讀，大人讀了後更有所感悟吧！

◆ 摯友

認識李潼（賴西安）二十多年，會變成



· 李潼與作家丘秀芷（左一）合影。（照片提供 / 祝建太）

摯友，實在是不可想像，幾乎完全沒有共同點！年紀之差距，性別不同，生長環境不一樣，個性更天差地遠。

他雍容大器，寫一手好字，即使最後面臨絕症，知道自己不久人世，他仍然把自己的身影隱藏在文字中，寫出《魚藤號列車長》。還精心和妻子祝建太合作，一人書寫短歌，一人攝影。出版一本精美絕倫的手札——《荷田留言》。

是啊，作家還有一項長處，會攝影。一次我們一大夥人去金門，他為許多人拍照，然後把每一張美美如沙龍的照片寄給每一個人，他（她）們全都滿意極了，都覺得自己美如鍾楚紅或帥如鄭少秋。只有沒替我拍。

他說：「因為妳是辦活動的人，跑上跑下勞心勞力，改天，妳氣定心閒，為妳拍一張最好看的。」

但是下一次我辦活動去福山，卻看到他拄著柺杖，原來那時，癌細胞已侵入他的身體，他不知道。

再下一次，是我和林枝旺去捷運忠義站，等他從羅東來臺北轉捷運，然後一起去和信醫院。他身上有個重大病患的卡片。

到和信陪他兩次，後來，他一直在羅東就醫，中間還寫信安慰我說沒事！以為他病情好轉，誰知竟是永訣。

每唱起月琴，就思想起賴西安（李潼）高大挺拔的身影！他真的已走了嗎？